



商业经济与管理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ISSN 1000-2154, CN 33-1336/F

《商业经济与管理》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
作者：蒋永穆，薛蔚然
收稿日期：2024-04-10
网络首发日期：2024-04-24
引用格式：蒋永穆，薛蔚然.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
[J/OL]. 商业经济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33.1336.F.20240423.1923.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

蒋永穆^{1,2}, 薛蔚然¹

(1.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2.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概括总结,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体系框架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创新、质优和先进生产力体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新”与“质”的有机结合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新发展理念蕴含着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在路径设计中,要从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产业要素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等五大方面入手,推动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阶段。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要素转型;新型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F49 **文献标志码：**A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Path Desig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IANG Yongmu^{1,2}, XUE Weiran¹

(1. College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and new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ummarize it theoretically and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at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as to guide new development practice. In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the leap in the three elements of workers,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and their optimal combinations highlight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high-quality and advanced productivity reflect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new” and “quality” indicate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tech, high-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ontain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ath desig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a new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five major aspects: achieving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optimizing the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factors, accelera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s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to form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line with them.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factor transformation;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收稿日期：2024-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实现路径研究”(23AKS014)

作者简介：蒋永穆,男,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薛蔚然,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亟须培育壮大新的生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先进生产力的作用,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多次指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促进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 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 事实上,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新驱动、新引擎,而传统生产力理论难以指导新的实践需求,因此需要进行理论溯源、实践探寻和本质挖掘,以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此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热议,已有不少学者围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展开研究。徐政^[3]、钞小静^[4]、沈坤荣^[5]等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阐明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支撑作用。任保平^[6]、杜传忠^[7]、戴翔^[8]、周文^[9]等则从数字技术入手,强调数字新质生产力在要素、技术、产业等方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新基础。然而当前的学术研究尚缺乏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对怎样通过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稍显不足。为了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梳理传统理论,科学构建体系框架,合理规划路径设计,通过理论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一、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是传统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质生产力的由来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符合传统生产力演变的基本规律,要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追寻历史脉络、深入理论溯源,从理论逻辑中探寻生产力跃升的奥秘。具体来看,一方面,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内驱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平和新兴产业的催生情况都影响着生产力的跃升;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会促进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

(一) 生产力要素的内驱作用决定生产力的进步水平

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并将其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物质财富的能力。其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了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三者从内部驱动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在生产力中发挥着能动性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的数量、素质、技能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又会衍生出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追求更高级需求的过程中劳动者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不断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同时人口的增长也推动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使得生产力不断创新和提升。其次,作为客体的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既包括天然存在的物质资料,也包含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料,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源,经过加工和改造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因此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广度和利用的深度赋予了生产力提升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是支撑生产力不断改进和升级的关键。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厂房等,其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标志,其效率高低在生产力系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0]。这些物质资料的改进和创新成为推动生产力水平跃升的关键性力量,尤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不断涌现,生产力呈现出规模化增进的态势,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

(二) 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生产力的迭新跃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1]188},科学技术的进步催生生产力的

变革,科学成就的运用推动生产力的迭新。从科学技术的存在形态来看,它既是以劳动资料等物质形态存在的实体生产力,也是以理论知识形态存在的无形生产力。其中,科学技术的知识形态是实体形态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科技理论知识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现实化、具象化。在生产的最初阶段,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表现为劳动者代代相传的生产经验与操作技能,随着生产实践的不断检验,最终上升为具有客观性、理论性、抽象性的科学知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11]356},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11]356},人们运用科学知识分析和指导物质生产活动,发明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创造更科学的生产方法。实体形态的科学技术以其强大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赋能作用,不断拓宽生产资料物的范围,革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结合的方式^[12],从而推动生产力系统的变革。从科学技术的历史演变来看,冶金技术的发明使得金属器具代替石制器具成为主要劳动资料,热力学规律的发现和蒸汽机的研制改良使得机械动能代替人力和畜力成为主要劳动资料,电磁规律的发现和电力的广泛运用使得电器代替传统机械成为主要劳动资料,计算机的发明应用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信息技术成为重要劳动资料。科学技术的知识形态和实体形态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每一次在理论和应用上的突破,都加速旧生产力体系的瓦解,助推新生产力体系实现跃升。

(三) 新兴产业形态的催生决定生产力的应用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科技创新、社会分工和产业演变体现,这三者都是生产力变化的重要标志。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形成新的分工协作方式,分工的细化为新兴产业的崛起奠定基础,产业系统的变革则为生产力的跃升提供载体。在理论层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变革的过程。当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集中发生时,新的生产资料应运而生,机器运用的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细化的社会分工。在不断完善的分工体系下,部门之间的协作加强,联系紧密,单个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13]440},首先是影响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部门,然后扩大到相关联的其他生产领域,最后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而“规模性的生产力蕴藏于这些产业形态之中并依托这些产业形态革新升级”^[14]。在历史层面,历次产业革命既是技术变革的产物,也蕴含着生产力飞跃的契机。蒸汽机的改良和运用标志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诞生,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工厂集中生产制代替了劳动者简单协作的分工方式,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运转加速了工业体系的建立,推动棉纺织业、交通运输业、采矿和冶金等产业的革新,实现了产业机械化。电力的发现和广泛运用标志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诞生,生产方式由机械工业向电气制造转变,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结合更加紧密,流水线作业促进了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标准化,催生出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部门,实现了产业电气化。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标志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诞生,自动化生产逐渐成为主流,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更加复杂,衍生出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信息工业等新产业,实现了产业信息化。

(四) 生产力的变化促进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人们的物质交往形式诞生于某一阶段的生产力条件之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生产力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15]。某种生产关系在它产生的那个阶段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而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后,旧有的生产关系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力的变化往往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为标志,新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则催生出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铁制工具作为主导性的生产工具决定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必须通过农业耕种维持自身生计,封建主则通过占有土地和剥削农民劳动成果的方式获取利益,农民和封建主之间形成了一种严格的依附关系,农民被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这种依附关系塑造了封建社会独特的等级制度和阶级结构。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巨大转变,使工业生产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生产力的飞跃必然要求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诞生出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资本家,他们掌握机器设备等大量生产资

料,通过雇用工人进行生产活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土地和封建依附的束缚,转变为基于雇佣和工资的现代劳动关系。这种变革不仅适应了机器化大生产的需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当然,生产力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可能会遭遇到各种阻力和挑战,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发展是持续向前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归宿。

(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

马克思将文明的存在形式视为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标志,指出“文明的果实”代表着已经获得的生产力。首先,文明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文明形态的形成源于人类逐渐摆脱自然束缚的过程。一方面,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改良劳动资料、提升劳动者素质、扩大劳动对象逐渐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力,为文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明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积累,还是在相应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脱离了野蛮、蒙昧、暴力和无序的状态,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约束性和塑造性的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其次,文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明形态的演进体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动态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文明演进的核心驱动力,一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将发生转变。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相互作用推动着人们“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3]43-44},使得文明呈现不断进步的态势。最后,文明是不同历史主体实践探索的产物,文明形态呈现出民族性的特征。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导致在特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具有多样性,正是这种不同群体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开展的差异性实践活动塑造出世界上璀璨多样、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

二、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已经产生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产生了强劲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辉煌成就。要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就必须着眼当下、叩问现实,从实践逻辑中梳理新质生产力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新质生产力促进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随着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产模式正在被颠覆,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科技界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创新实践,2023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跻身世界第10位,是前15名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标志着我国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进一步迈进,开启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也为世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二) 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完备

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生的诞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和产业间融合发展,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16]116}的格局,打造出更加紧密、高效、绿色的产业生态集群。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机组等高端装备研制取得长足进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成果不断涌现,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转型。我国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形成了一批具有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优势产业,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17]。另一方面,新兴前沿技术的应用培育出新产业新模式。大数据、区块链、5G 传输等技术的创新突破,推动了人工

智能、数字经济等产业的蝶变腾飞,新兴产业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成长性特质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其强辐射带动效应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链的健全完善。

(三) 新质生产力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增长极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我国正迎来一场资源配置的革命,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竞相涌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破了资源、技术和市场等因素造成的壁垒,实现了行业间资源的顺畅流动。雄厚的资金投入奠定了新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2023年全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3%^[17],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完成投资2.2万亿元,同比增长32.1%^[18]。科学的前瞻布局规划了新产业发展的新赛道,2023年,光伏制氢、碳纤维制造、汽车芯片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激光制造、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等领域一批新企业组建,新产业新业态呈现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高市场竞争力等特点,正在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四) 新质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新质生产力推动着绿色科技创新。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下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设备得到普及,传统制造业焕发出新生机。先进传感器、控制系统和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监控、精准控制和优化调度,降低了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为绿色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我国环保装备水平不断提升,环保产业体系更加优化,绿色制造展现出新竞争力。生态环境领域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火电厂超低排放、燃煤燃气治理、重点行业废水处理等技术装备达到先进水平,并且在生态环保产业形成了一条集覆盖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设计施工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斐然成就,但是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是创新发展难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与世界顶尖水平差距较大,“‘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19]。二是协调发展难题。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的不充分问题,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存在差距。三是安全发展难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风险隐患,产业基础投入严重不足,整体上处于中低端”^[20]。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破解需要全面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以保护生产力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为保障,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不断探索和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框架

“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还能抽象上升成理论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新质生产力源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过程,是实践的产物和时代的成果,要进一步引领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科学的提炼、总结和概括。具体来看,需要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掌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抓牢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贯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构建一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框架。

(一)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1]。传统生产力的进步受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基本要素的内驱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实现新质化变革后的产物,对三大基本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深的内涵。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就是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程。

新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他们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者,还是现

代化产业的创建者。人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其知识、技能、素质、经验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耕时代的劳动者需要利用农业工具,工业时代的劳动者需要熟练机器操作,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则面临更加复杂的劳动环境,“是一批掌握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与数字化机器设备高度匹配的劳动者”^[21]。新质劳动者既是掌握新质劳动工具的技能型人才,也是拓展新质劳动对象的应用型人才,还是创造新兴科技的战略性人才。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变革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劳动者凭借高效的学习能力、丰厚的知识储备和积极的创新精神发明新技术,塑造新产业;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诞生也倒逼新质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技能,以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现代工作环境。

新质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识器”,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带来了劳动工具的革命性改进,从而引发整个生产力系统的重塑”^[10]。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一大批新质劳动工具竞相涌现,从工业机器人到3D打印机,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农业设备,这些新兴技术工具正逐渐取代传统的劳动方式,掀起了一场具有颠覆性、系统性的生产力革命浪潮。新质劳动工具的运用体现着数字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有机结合,通过资源互通、信息共享,实现生产过程的精准分析、智能管理、远程控制,促进生产方式向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方向变革。新质劳动工具的迭代升级既呼唤新质劳动者的技能提升,也赋予新质劳动对象的创新拓展无限可能。

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劳动者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所作用的对象,其种类和形态直接决定了生产活动的范围和深度。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催生出数据、信息、知识等无形劳动对象,同时也打破了生产活动的地域限制,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交融互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的创新变革开发出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资源,丰富了劳动对象的种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原料”。新质劳动对象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新质劳动工具的广泛运用,也离不开新质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

(二)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需要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代表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2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6]41},科技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创新性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科技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构成,拓展了国民经济的业态结构,重塑了生产的动力结构,催生出新质生产力。需要强调的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不是一般的科技创新,而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外生因素,还是科技资源积聚后升级迭代产生的内生活跃力,是新技术与各种场景结合后深度学习与探索拓展的革命性成果,从源头和底层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塑造出一条技术层—创新层—应用层的新动能路径。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以人力资源、能源传统驱动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实现了低成本优势向可持续发展优势的转化,孕育出新场景、新模式、新产业。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质优”,实际上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实现自立自强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龙头,不断以新促质、以新提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智量”“含绿量”,推动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领域“质”的优化升级。一是生产质效优。智能化生产线的应用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精度,优化了生产流程。二是生活品质优。智能家居、绿色建筑的推广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提升了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三是生态质量优。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和新能源新材料的普及为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注入澎湃动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先进。新质生产力包含数字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海洋技术等。其中数字信息技术作为中枢,具有溢出带动性强、扩散辐射性强和融合渗透性强的特点,实现产业发展全领域、全链

条、全周期的驱动和赋能。二是生产场景先进。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生产线性、单一、僵化的流程,通过智能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演化,塑造出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金融与智能文娱等新场景,掀起一场个性与多元并存,灵活与沉浸并举的生产场景变革。三是生产模式先进。区别于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为核心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互联网、智能设备和大数据计算为驱动力,推动由人力向智能、由物质生产方式向信息生产模式的跨越和升级,实现生产模式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四是产业形态先进。先进技术催生出先进生产场景和模式,同时也孕育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先进产业形态。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辐射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起支撑作用。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先导产业,代表着前沿技术探索方向和未来社会重大需求,对未来经济社会和文明跃迁起引领作用。

(三) 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相比起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新”的生产力形式和生产力“质”的跃升,“新”与“质”的有机结合彰显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必须准确把握“新”与“质”的重要内涵。

“新”主要体现为新要素、新技术和新产业。一是要素系统之“新”。首先,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科学技术要素到科技创新要素的“新”转化,通过创新驱动,将科技要素从传统的知识资源存储形式升级为资源主体,从而扩展知识性资源的生产边界,缩短知识性资源的生产周期。其次,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传统要素的“新”升级,在科技赋能下,三大要素都拓展了内涵和外延,实现了优化组合的新跃升。最后,新质生产力包含数据、空间、生态三大要素的“新”加入,为要素系统变革注入新动力。二是技术系统之“新”。在技术开发层面,新质生产力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为依托,依靠自主创新逐渐摆脱传统模仿为主的研发方式。在技术构成层面,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海洋技术等前沿技术为支撑,建立起一套新的技术要素体系。在技术应用层面,新技术体系打破了传统生产流程高固定性、高依赖性、高制约性的弊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柔性化和灵活化。三是产业系统之“新”。首先是“新”产业结构。新质生产力推动着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孕育孵化,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其次是“新”产业组织形式。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不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也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最后是“新”产业生态系统。不同产业之间实现了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形成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质”主要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一是“高质量”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它追求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重视在量的基础上提升品质。新质生产力以夯实量为基础,以升级质为目标,通过提升效率扩大产量实现规模效应增加销量,在生产全要素、生产全流程和生产全领域都发挥出高质量效应。二是“多质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质生产力,天然就带有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特征,要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平衡、和谐、联动和公平正义问题,兼具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等五大特质。三是“双质效”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重塑了生产力质效衡量的标准体系,从传统的单一标准转向双重规定:在微观生产层面表现为企业对短期质效和长期质效的双重追求,在宏观生产层面表现为国家对经济质效和社会质效的双重追求,在人类社会层面表现为全世界对经济质效和生态质效的双重追求,体现出双质效的鲜明特点。

(四)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16]67}(详见图1)。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抓手的高科技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科技创新作为社会生

产力的“增量器”,重塑着生产力要素的功能和结构,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推动生产力朝着更高“代级”、更先进质态跃升。新质生产力源自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是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根本性质变、颠覆性创新和革命性进步的结果,代表着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最新动向和态势。一方面,动力技术的突破性革命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自然动力—蒸汽动力—电气动力—数字动力的变革历程,数字动力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生产动力的局限,以高效率、强渗透、多融合的特性重塑着生产力系统。另一方面,赋能科技的创新性发展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精尖技术的突破赋能产业发展,丰富产业要素资源,升级产业体系结构,实现产业系统全链条、全领域、全方位的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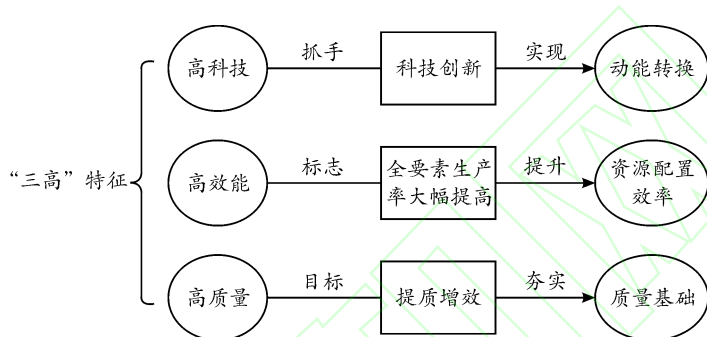


图1 “三高”特征示意图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为标志的高效能生产力,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过多消耗能源资源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方式亟待转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目标,通过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通用技术与制造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专用技术的交叉融合,利用数据、信息等新兴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复合型产业生态系统,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走出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效能发展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高质量生产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基础。一是涵盖生产全要素的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是一系列高质量要素的优化组合,由高质量劳动者运用高质量技术装备,采用高效生产管理模式,作用于高质量原材料,最终产出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二是注重生产全流程的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实现创新型配置,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关注生产过程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不仅满足当前市场需求,还能够适应未来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推动生产领域的创新和升级,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三是协调生产全领域的高质量。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共同实现高质量跃升的重要力量^[23],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促进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的协同发展。

(五)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必须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16]41}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追求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共同发展,注重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动力、平衡、和谐、联动和公平正义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

一是“数字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力三要素‘三位一体’的数字化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实现传统生产力跃迁和升级的新型生产力”^[24]。数字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数据要素为依托,以数字产业为载体,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产要素和生产流程,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释放要素

活力,培育市场需求,实现数字产业化,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是“协作生产力”,是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下产生的一种集体力、组织力和整合力。协作生产力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引领,以分工协作为机理,以国家顶层设计为导向,推动形成了要素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多维协调格局,是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抓手,为经济社会协作共享、协调发展、协同奋进增添凝聚力。三是“绿色生产力”,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为依托,以绿色产业为支撑,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增长为目标,通过摆脱极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方式,实现生产的绿色化、低碳化、环保化,推进能源、产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促进环境生产力要素保护和生产力发展有机统一,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延续力。四是“蓝色生产力”,是人类探索领域不断走向深蓝,海陆经济逐渐一体化的新型社会生产力。蓝色生产力以海洋经济为主题,以海洋科技为引领,以海洋设备为载体,以协调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关系为目标,持续探索海洋空间,深入开发海洋资源,培育出一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了海陆畅通循环、海陆资源互补、海陆产业关联,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多领域发展增强了探索力。五是“开放生产力”,是国际国内局势历史性变革下加强内外联动的生产力。开放生产力“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力量为依托,以国际多元联通市场的优势力量为辅助”^[25],综合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空间,高效整合利用全球高质量资源要素,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强科技创新等举措吸引外资、技术和人才流入,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参与全球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与竞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生产力的质变跃升创造领航力。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设计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活跃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导向,既要构建体系框架,也要规划路径设计,需要从攻破技术难题、优化要素配置、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转型、全面深化改革等五大方面入手,推动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阶段(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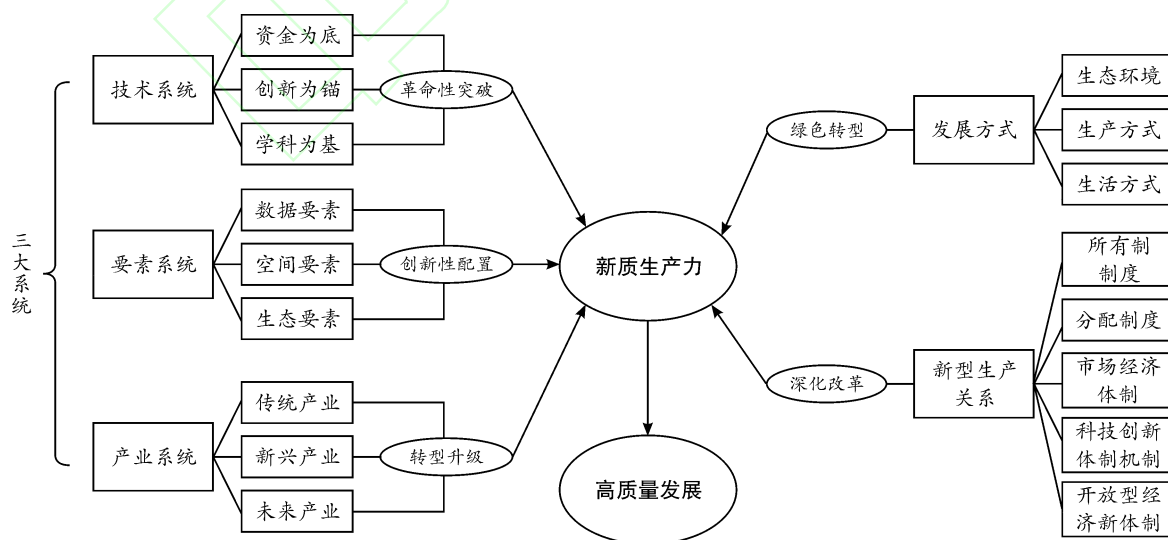


图2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设计示意图

（一）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

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原动力”,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是资金为底,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一方面,增加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充分发挥中央财政优势,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长期资助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可尝试发行科学研究专项国债,提高科研资金筹集效率。另一方面,增加科研领域的物力投入,积极调研我国科研领域发展现状,系统梳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及相应设施需求,加速推进科研实验室和科研设施建设,发布“揭榜挂帅”式的科学研究项目,激励各单位积极参与竞争性研究。二是创新为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深化新技术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学等领域的创新,催生了新型通用技术的变革,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突显新兴产业发展优势,赋能未来产业活力焕新。要积极发展云计算,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其他行业提供算力支持。要全面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培育人工智能新产品和新服务,为产业变革筑牢技术根基。要加快推动新能源开发,推进新能源在工业和建筑领域应用,为提高产业竞争力保驾护航。要蓄力突破生物技术瓶颈,瞄准前沿领域,补齐发展短板,为生物经济发展奠定技术基础。三是学科为基,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于原有知识体系的“破坏”与“重组”过程中,交叉学科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推动了知识的进步与创新,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必须全力支持交叉学科发展,填补既有知识体系空白,推动科学的全面性融合与深层次变革。要优化前沿交叉学科布局,关注未来变革性技术领域,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重大原创研究实现跨学科融合。要构筑交叉学科交流平台,促进各领域科研人员沟通,分享各学科研究前沿动态,激发科技事业的创新潜能。

(二) 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体现为三大传统要素的优化升级,还受到数据、空间、生态三大新要素的引擎作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充分发挥新要素的支撑力。一是巩固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参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通数据资源的产生、交易、应用等一系列环节,形成数据资源价值链,让数据要素在更多行业、更广领域发挥价值,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要加快建立数据监管体系,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数据产权制度,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保障数据交易权利;另一方面健全数据安全保护制度,采取严格的数据交易安全措施,防范数据泄露风险。二是发挥空间要素的牵引能力。拓展地理空间布局范围,培育空间要素的协调能力。加强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各地区发展定位,引导生产要素向优势区域集聚,提高区域发展协同效应。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强化功能区间联动与合作,实现各类资源的最佳配置。提高网络空间利用水平,培育空间要素的共享能力。大力推进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各类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高效的经营模式,推动实现信息化建设。加大经济空间探索力度,培育空间要素的延展能力^[23]。以深地、深海、深空为主攻方向,探究空间规律、创新空间技术、开发空间资源,推动生产力的成果化、现实化、效益化。三是筑牢生态要素的绿色效应。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创造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环境,不断拓展生态要素应用领域,集中突破绿色核心技术难点,推动绿色生产、低碳生活、节能消费,以生态要素促进发展动能的转化和提升,以绿色效应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三) 促进产业要素转型升级

产业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阵地。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并不意味着落后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它具有种类多样、体量庞大、市场广阔的特点,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拓宽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要以高端化为目标,推动传统产业质量革命,在生产领域锻长板、补短板、扬优势,在供给领域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要以智能化为动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革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的精细化生产与管理”^[26],提高生产过程的精准性、协同性、共享性。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具有技术密集、创新活跃、附加值高等特点,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主体,要发挥创新驱动作用,通过构建产业互联网,整合上下游信息资源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高效利用;通过引进高端技术和人才,加强企业合作与协同,打造高知识性、高渗透性、高融合性的产业集群,实现资源互通、优势

互补,风险共抗。要发挥政府引领作用,通过政策投资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和资金难题,通过布局规划明确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通过监管服务筑牢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三是孵化建设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代表着前沿的科技趋势、前瞻的创新模式和新兴的市场需求,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柱、新领域、新赛道。孵化建设未来产业能够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动能,要加强顶层设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整合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资源,精准锚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前瞻部署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发展赛道。要加快成果落地转化,“推动高水平科技转为民用实现量产”^[27],加强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打通技术转移、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

(四)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构建生态、生产、生活的绿色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是加强生态环境的绿色保护。大自然作为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来源地,蕴含着丰富的劳动资料和广泛的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人和自然的共同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变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底层逻辑,明确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精准治理,利用智能手段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满足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价值、增值自然资本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良好生态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支撑力和塑造力。二是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一方面要通过绿色技术改造、能源结构优化加快提升传统产业的能效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低碳性”。充分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清洁生产方式,降低煤电、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推动能源体系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加强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规划,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绿量”。以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为引领,以培育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和绿色能源产业为支撑,以构建绿色供应链为抓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三是引领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生活方式是生活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活动形式,既受到物质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也受到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因此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入手,合并发力,形成绿色健康、节能环保、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在供给端,要加快构建绿色供给体系。完善绿色产品采信认证机制,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度、认可度和满意度;加强绿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服务的覆盖率、便利性和舒适性。在需求端,要大力倡导绿色生活观念。通过制定环保补贴、绿色税收等相关政策,激发消费者参与绿色消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持续性。通过宣传推广绿色科技、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引导消费者注重生活方式的简约性、适度性和环保性。

(五) 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的演变促进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生产关系必须随之进行调整。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夯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领军人”作用,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确保国有企业始终为国家战略服务。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开拓者”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在新能源、高科技、智能制造等领域迅速发展,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高质量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要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生产要素评价机制,激发劳动者参与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再分配环节的协调作用,强化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效益,加大低收入群体扶持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新型

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多种生产要素充分涌流,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优,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定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政策,培育法治、开放、一流的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迈向更高水平、更大平台、更广领域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创新的积极氛围,筑牢创新的制度保障;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环境,推动形成多元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新开放格局。

参考文献:

-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 [2]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2024-03-06(1).
- [3]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12-22.
- [4] 钞小静,王清.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12-20.
- [5] 沈坤荣,金童谣,赵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37-42.
- [6] 任保平,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23-30.
- [7]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 [8] 戴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2023(6):103-110.
- [9] 周文,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17-28.
- [10] 蒋永穆,马文武.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培育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3-11(5).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蔡万焕,张晓芬.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产业革命视角的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29-38.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胡莹,方太坤. 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39-51.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3.
-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7] 国家统计局. 2023 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EB/OL]. (2024-01-17)[2024-03-14].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
- [18] 2023 年中央企业完成总投资 6.2 万亿元(新数据 新看点)[N]. 人民日报,2024-02-12(1).
- [19] 蒋永穆. 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卡点瓶颈[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1):12-16.
- [20] 蒋永穆.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1):29-33.
- [21] 石建勋,徐玲.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24(1):3-12.
- [22] 韩喜平,马丽娟.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 当代经济研究,2024(2):20-29.
- [23] 蒋永穆,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
- [24] 王琴梅,杨军鸽.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61-72.
- [25] 蒋永穆,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J]. 东南学术,2024(2):52-63.
- [26] 蒋永穆,亢勇杰.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内在机理、风险研判与实践要求[J]. 经济纵横,2022(5):21-30.
- [27]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